

阿连德铜像前

王振羽



展翼 毕琪华 摄

真是不远万里，来到了圣地亚哥。出了机场，乘坐大巴，前往市区。看车窗外风景，植物，河流，建筑，居然有似曾相识之感，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部地区县城之感，唯一的区别是墙壁上的各种涂鸦，色彩斑斓，五颜六色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来圣地亚哥之前，一心想着，除了参加必要的活动，很想去看看米斯特拉尔、聂鲁达的故居，也不知是否有时间闲暇。还有就是去看看阿连德喋血的地方。圣地亚哥会有阿连德的有关遗存否？

机会来了，说是到圣地亚哥的中心城区去走马观花。一路盘旋，到了被称作武器广场、宪法广场的地方。果不其然，此处的建筑，大都是西班牙风格，街道宽敞，建筑俨然，有总统府，有教堂，有博物馆、美术馆，与欧洲的城市别无二致。应该是在总统府后门一侧不远处，立着一尊铜像，不很醒目，却也未曾隐匿，这便是阿连德的铜像。铜像之前，有鲜花，不太新鲜，枝叶枯萎，花瓣零落。

站在阿连德铜像之前，心潮起伏。萨尔瓦多·阿连德本是一名执业医师，深耕社会公共卫生，留有医学专著《智利的社会医疗现实》等，一生以医者之心期盼国土公允。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，他喋血拉莫内达总统府，得年六十五岁。想望那一日，他坚守总统府，胸中翻涌着绝望与愤怒，面对军人的背叛，更有某大国的背后翻云覆雨，他绝不屈服，唯有一

死而表达抗议。他的朋友聂鲁达在他殉职后不久也撒手人寰。皮诺切特在智利统治近20年之后亡命英伦，智利的民主体制得以恢复。阿连德之死，震惊世界。多年之后，中情局披露，尼克松、基辛格深度介入智利政局，为赶阿连德下台绞尽脑汁不遗余力。

在圣地亚哥盘桓流连的时候，这一国家的总统叫博里奇。如今智

利总统府又迎来新主人，一轮政权交替平和有序，一纸选票完成权力更迭，再也不见阿连德当年笼罩拉莫内达宫的血雨腥风。半个世纪时光冲刷，这片土地终于走出当年枪火相向的困局，只是铜像前枯萎的花束，依旧提醒人们那段无法抹去的过往。

广场上微风掠过殖民建筑的石墙，一边是殖民者遗留的宏伟堂皇，一边是土地上未抚平的伤痛。枯萎的鲜花无声，仿佛数十年不曾散去的叹息。想起聂鲁达写下的句子，土地不会说谎，苦难会藏进石头与风里。当年诗人隔着咫尺，望着友人走向无可转圜的终局，胸中万千诗句，终究抵不过枪炮轰鸣。短短数日之后，他也随这片破碎的山河一同沉寂。

同一场死亡，拉美文坛巨擘却留下截然不同的回响。阿连德的挚友聂鲁达重病缠身，只留下一句沉痛慨叹：“他们杀死了我的总统。”马尔克斯则写下振聋发聩的纪实长文，直指大洋彼岸幕后翻云覆雨之手，叹息阿连德一心想用选票完成革命，却迟迟未能看透权力残酷的真相。略萨承认阿连德理想纯粹高尚，却痛惜其施政撕裂国土，将国

家推向崩溃边缘。博尔赫斯与聂鲁达不同，也有别于马尔克斯，他做出饱受争议的选择，接受皮诺切特授予的勋章，坦言相较于街头无序，他宁愿“明亮的利剑”，这番立场，让他终身背负争议。

阿连德家族亦走出一位举世闻名的写作者——伊莎贝尔·阿连德，世人称她是穿裙子的马尔克斯。作为萨尔瓦多·阿连德的堂侄女，她对这位伯父的评价清醒而深情。她回忆伯父极具人格魅力，风趣善谈，只是就任总统后，身上多了几分身居高位的傲气。她留下一句沉痛的断语：“他注定要身披战靴赴死，无论自尽或是被杀，绝不投降，绝不流亡。”1973年的这场政变打碎了伊莎贝尔的安稳生活，流亡途中，她写下《幽灵之家》，家族几代人的浮沉里，处处埋藏那场血色记忆。伊莎贝尔亦葆有清晰边界，不愿后人简单借用伯父之名，美化背离民主协商的道路，直言伯父毕生选择在制度之内寻求渐进变革，不可与其他道路混为一谈。

大理石教堂钟声缓慢落下，往来游人步履匆匆，大多只留意欧式拱窗与彩绘廊檐，少有人驻足细看铜像前的零落残花。安第斯山脉远在云霭之后，沉默俯瞰这座城市。历史从不会被广场整齐的砖石掩埋，那些暗处的谋划、孤绝的坚守、以生命对峙强权的决绝，连同世人各不相同的叹息，全都留在风里，等待偶然途经之人，短暂驻足，读懂一束枯花里漫长的悲怆。

与岁月和解

程建华

新雨过后，葱郁的大龙山如一道青色画屏，自西向东，绵延起伏，雄峙城北。安庆市社会（儿童）福利院便静卧在这苍山脚下。

说是福利院，其实更像大型的郊区公园，院里杨柳成荫，一群小鸟扑扇着翅膀叽叽喳喳在树顶打闹；草地嫩绿嫩绿的，让人见了恨不能冲上去打两个滚儿；清凌凌的河水穿院而过，哗哗的声响和着大龙山拂来的阵阵清风，如鸣佩环。

在院里的一栋楼里，我遇到了来自怀宁的杨金兰老人。杨奶奶的背有点驼，瘦瘦的，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，一条黑绸裤，配着一件暗红格的外套，干净又利落。杨奶奶住的是个标间，春天的阳光穿透外面晒衣的阳台，碎金般落在房里，一闪一闪的，像幼禽惊飞时落下的羽。房里一床一桌，两把椅子，一个小柜，一个书架，柜子上放着一台电话，书架上摆了几本杂志，收拾得明净雅致。

杨奶奶87岁，我有幸听到她长长一生的故事。

我呢，是1941年生的，属蛇，老家本在五横，当时日本鬼

子一路烧杀到了老家，母亲在外跑反，荒郊野地里生下了我，吃没吃，穿没穿，从小就营养不良。阳光打在杨奶奶的脚下，地上如铺了层金砖，杨奶奶端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倚着椅架，平静得如同讲述邻人的往事。

跑反回来时，房子早就被烧掉了，父母在原地基上搭了个棚子，靠给人帮佣，慢慢把我拉扯大。

八十多年过去，岁月的长河淹没了多少过往，杨奶奶对幼时的事仍记得清清楚楚。

我这个人呢，一生不服输，万事我都要去闯闯，我总觉得，别人行，我肯定也能行。十二岁时，村里办了小学，我跟父母说，我也要去上学，父母拗不过，让我去了，我当时年龄偏大，就直接从三年级开始念。

那您一点儿基础没有，直接念三年级能跟上吗？我有些诧异。

呵呵，杨奶奶笑得像回到了当年，当然跟不上呀，可我发狠，晚上家人都睡了，我用灯芯草点一盏油灯，一点一点地学，不会就查借来的字典，常常学到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我仔细地打量杨奶奶，快九十岁了，她的目光还很清澈，这或许是她一生都有着坚定信念的缘故。心有所念，万事皆有回响。

我在学校念了几年，老师见我家里实在太困难，想让我早点就

业，就推荐我去上了怀宁卫校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，我在卫校上了不到两年，就去皖河中学当了校医，那是1958年的事了。

其实在卫校时，大部分时间都去参加生产和运动了，没有学到太多医护知识，可做个校医还是够用了，但我没想到，更重要的岗位还在等着我呢！杨奶奶说着说着就笑了。

那时我姐在县招待所上班，我节假日常去玩，一来二去，就认识了后来的老伴，他在县公安局上班，常在招待所吃饭。我们相爱后，他找到县医院领导，就给我调了过去当护士。这样从1961年到1998年退休，我在县医院整整待了37年。

那您开始能干得了医院的护理工作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

当然干不了，可我愿意学呀，我在外科、内科、骨科、妇科都轮转过，到一个科室，就向老护士请教、学习，我晓得自己底子薄，就一门心思地学，遇到不会的，就是不吃饭、不困觉，也要学会，过了几年，就样样顺手了，到退休前，我还评上了副高职称。

那后来您怎么来福利院了？

杨奶奶依然面如平湖，缓缓道：刚说的我那老伴，业务能力强，人又和善，样样都好，只是身

体不好，退休后一直看病，儿女就说，那不如到安庆买个房子吧，看病也方便，不久就到马山干休所附近的庄买了房子，从2005年直到2022年，我在那里住了17年。

老伴一直陪着您吗？

他呀，没那个福气，他2009年就走了，各人呀，都有各人的造化，我早就看开了，万事强求不得。

2022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差点也走了。杨奶奶笑道，病好后，感觉一个人做饭做家务有些吃力了，就叫来两儿一女，把前几年的积蓄和金银首饰都分给了他们，让他们给我找个养老院。

他们开始坚决不同意，说进养老院传出去不好听，要每家轮流着照顾我。可儿女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，我去了，反而给他们添负担，日子久了，难免会生怨气。再说，我也习惯了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清静生活，只要他们心里还有我，我待在哪里不都一样？

怎么偏偏选择了市社会（儿童）福利院呢？

这也是儿女们选的，他们开始在市里找，有几家条件也挺好的，不过地方太小，活动不方便。这里有山有水，空气又好，公园一样，食堂有各种口味的饭菜，还有个医院，看病、买药都很方便，每月的费用两千多块钱，也能承受，我来看了一回，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里，就一直住到了现在。每天看书，看电视，和邻居谈谈过往，按时吃饭洗漱，凡事一笑而过，时下的每一天，我都是舒心快活的。如果没有意外，我估计会住到终老了，哈哈。

